

送董邵南序

本文选自《昌黎先生集》卷二十。董邵南：寿州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一带）人。举进士，不得意。当时河北藩镇强大，大量招纳士人充任幕僚。董邵南将离长安赴河北，韩愈写此序送之。韩愈既同情董邵南的遭遇，又不同意他到河北去为藩镇做事，而在朋友离别之际，又不便公开表示反对。所以在这篇赠序中隐寓规劝之意。文章委婉含蓄，言外传意，看似送之，实则留之。虽为短文，而多用转折，欲抑先扬，使文章错综变化，波澜起伏；全文笔调畅快、布局严谨、紧扣主线、层层深入。文题亦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

注释

〔1〕燕：古国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西部。赵：古国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相交接一带地方。古称：古时称说。感慨悲歌之士：即像荆轲、高渐离那样的豪侠忠义之士。《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汉书·地理志》：“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2〕举进士：考进士，指被州县推荐去京城参加进士科考试。有司：古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此指主考官。连不得志于有司：即接连应试落选。

〔3〕利器：锐利的武器，这里借喻杰出的学识才能。《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郁郁：心情郁闷不乐的样子。适：往。兹土：这块土地，指河北。

〔4〕合：遇合，意气投合。必有合：一定会遇到知己，遇到赏识你的人。

〔5〕子：你，指董邵南。苟：如果有。慕义强仁者：仰慕仁义之名而勉强行仁义的人（非出于其本性）。

〔6〕矧（shěn）：何况。出乎其性：出于他们的本性。

〔7〕化：社会教化。移易：改变。这句是说，然而我曾听说，社会风气随教化而改变。

〔8〕恶：何，岂。这句是说，我怎知古时的社会风气到今天不会发生变化呢？

〔9〕聊：姑且。吾子之行：指董邵南此行。卜：占卜，这里是测验、验证之意。

〔10〕因之有所感：因董邵南此行有所感慨。

〔11〕为：替，代。吊：凭吊。望诸君：乐毅的封号。乐毅在燕昭王时曾为燕国大将，率燕军大破齐国，下七十余城。昭王死，燕惠王立，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罢相，乐毅怕被杀，于是逃往赵国，赵国封之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其坟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十八里处。

〔12〕市：指燕市。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1〕}。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2〕}，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3〕}，吾知其必有合也^{〔4〕}。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5〕}，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6〕}！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7〕}，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8〕}？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9〕}。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10〕}。为我吊望诸君之墓^{〔11〕}；而观于其市^{〔12〕}，

复有昔时屠狗者乎^[13]?为我

谢曰^[14]:“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15]!”

[13]屠狗者:杀狗卖肉的人,此指隐于燕市的豪侠忠义之士,如高渐离一类的人物。

[14]谢:致意,告诉。

[15]明天子:英明的皇帝,此指唐宪宗。出而仕:离开燕市到京城来做官。《古文观止》:“送董生,却劝燕赵之士来仕,则董生之不当往,已在言外。”

程端礼曰:“字数不多,文法妙似《史记》。”(《昌黎文式》卷四后集下卷)

郭正域曰:“妙在转折,意在言外。”(《韩文杜律·韩文》评语)

茅坤曰:“文仅百余字,而感慨古今,若与燕赵豪俊之士,相为叱咤呜咽其间。一涕一笑,其味不穷。昌黎序文当属第一首。”(《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评语卷六)

金圣叹曰:“送董邵南往燕赵,却反托董邵南谕燕赵归朝廷。命意既自沉痛,用笔又极顿折。看他只是百数十余字,凡作几反几复。”(《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一)

储欣曰:“此序惟朱晦庵得其意义所归,谓是深讥燕赵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盖仁义出于其性者,昔日之燕赵;而风俗与化移易,今之燕赵,尚能如昔之燕赵乎?序中明明道破,而刘辰翁、茅鹿门乃有燕赵豪俊之云,何异说梦!”(《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卷三)

“河北自安史以后,习于僭乱。公《送董邵南》,因称古燕赵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风俗与化移易,所以议切其不臣;未复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古今二意是关键。‘吾知’,‘吾恶知’是俯仰呼应处,深意顿挫,字字司马论赞风神。”(《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

林云铭曰:“通篇以‘风俗与化移易’句为上下过脉,而以‘古’‘今’二字呼应,曲尽吞吐之妙。”(《韩文起》评语卷五)

何焯曰:“无限曲折,忠厚之至,视《争臣论》,德加进矣。《南部新书》:‘贞元中仕进道塞……’由是两河竞辟才隼,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谋主,日以恣横。元和以来,始进用有序。公此文正从事汴、徐二府时作。董生之去游河北,盖有以也。”(《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二)

吴楚材 吴调侯曰:“董生愤已不得志,将往河北,求用于诸藩镇,故作此送之。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终讽诸镇之归顺及董生不必往。文仅百十余字,而有无限开阖,无限变化,无限含蓄,短章圣手。”(《古文观止》评语卷八)

陈景云曰:“董生此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尚欲招燕、赵之士,则郁郁适兹土者,其亦可以息驾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辞绞而婉矣。”(《韩集点勘》)

过珙曰:“劝其往,又劝其不必往;言必有合,又似恐其未必合。语意一半是

爱惜邵南，一半是不满藩镇。通篇只以‘风俗与化移易’句为上下过脉，而以古、今二字呼应，含蓄不露，曲尽吞吐之妙。唐文惟韩奇，此又为韩中之奇。”（《古文评注》评语卷六）

刘大櫆曰：“微情妙旨，寄之笔墨之外。”（《唐宋八家文百篇》）

“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及《送王含序》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说不可及。”（转引自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朱宗洛曰：“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往，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文语语作吞吐之笔，曰‘吾闻’，曰‘乌知’，曰‘聊以’，于放活处隐约其意，立言最妙。其末一段，忽作宕开，与‘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实用借笔以提醒之，一曰‘为我’，再曰‘为我’，嘱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笔其妙，真有烟云缭绕之胜。凡文之短者，越要曲折，盖曲折有情，而意味倍觉深长也。”（《古文一隅》评语卷中）

曾国藩曰：“沉郁往复，去肤存液。”（《求阙斋读书录》卷八）

余诚曰：“末忽嘱以吊古劝今，虽亦是送词，而微讽以不必往矣。通篇大略如此，而言外实借燕赵之士，讥诸镇之不臣，故用古今二字作呼应，以曲致其吞吐，复寓招徕之意。足见公之为文，一字不苟，则又妙在笔意曲折浑涵，绝不轻露。昔茅鹿门称为昌黎序中第一，信非诬也。”（《古文释义新编》卷七）

蔡铸曰：“此文言婉而多讽，妙在含蓄不露，结处提出‘明天子在上’，名义凛然。茅鹿门谓昌黎序中以此为第一，可谓不诬矣。”（《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六）

林纾曰：“……董生之游河北，非昌黎意矣。然昌黎之于董生，不惟有序，而且有序。集中《嗟哉董生行》极言其孝慈感召……乃以不得志之故，郁郁从贼，在理原不宜有序。然既有前诗之褒美，则赠序亦不能不加匡正。若对董生当面骂贼，则文章实无此体。观其下笔称一‘古’字，若今之不然可知，疾入董生之不得志，决能相合，相合者，从乱也，‘勉乎哉’三字是提醒意。‘夫以子之不遇时’句，高高叫起慕义强仁之爱惜，是虚虚作陪，疾入燕、赵之广收亡命是正意。然不坐实燕、赵人之善作贼，望其能移易故俗，以就朝廷范围。外面是褒词，内中是危词，以今证古，古既如是，今必加厉。说到此，词锋已露，渐渐示以贬词，乃疾转一笔，言以生之行卜之，闲闲掩过，复言‘勉乎哉’，是勉其决不可从贼也。又患董生不明其意，将谓仗他此行，感化燕、赵浇俗，故凭空提出乐毅，决其必无其人，言念昔时，则并荆、高之徒皆少矣。姑劝其往亦是虚语，试思：屠狗之贱，且劝其归朝，岂有董生之孝慈，转背朝廷而从贼。楼台倒影于水光中反照，使之触目历历，不必劝止，而劝止之意已明明指出。又不十分唐突，真词林妙品也。”（《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章懋勋曰：“通篇总以‘风俗与化移易’为上下过脉，以董生、以燕赵为宾主，以古今为呼应，妙在送董生往燕赵，就借董生往谕归命朝廷，所以责藩镇而讽董生也。其中有无限变化，无限含蓄，可为吞吐曲致，读之不胜激昂。”（《古文析观解》卷五）

送浮屠文畅师序

本文选自《昌黎先生》卷二十。浮屠：译自梵语，本作“佛陀”，指佛。《后汉书·楚王英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注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这里指僧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春，经柳宗元介绍，僧人文畅谒见韩愈，不久，文畅作“东南之行”，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如权德舆、白居易等都写诗文送行，柳宗元也请韩愈写此文以赠之。当时韩愈在京城为四门博士。唐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有《送文畅师北游》一诗，其中有曰：“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谓僧当少安，草序颇排诋。”即指此序。这是一篇赠序，但确实又是一篇“排诋”文章。方世举评此文曰：“深诋浮屠，又讥缙绅先生‘无以圣人之道告之’，所谓排诋也。”文章从文畅师凡有行，必请于缙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写起，大肆宣扬儒道，尖锐地批评佛道，是一篇相当激烈的排佛文字。文章构思新巧，中心明确，不生枝节，首尾照应；理直气盛，语言流转。是一篇出色的、又是别开生面的赠序文字。

注 释

[1]儒名而墨行：有儒者之名而行墨家之行。

[2]校：考核。

[3]扬子云：扬雄字子云，汉代著名的儒者和辞赋家。

[4]门墙：指师门。《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师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挥之：挥而去之，即将其赶走。夷狄：均为古时对异族的贬称，这里指佛教。韩愈排佛，故视之若夷狄。进之：引荐，举荐。这两句是针对上面谈的两种情况而发的，意思是说，对那些“儒名而墨行”者，即使已在儒门，也要把他赶出去；对那些“墨名而儒行”者，即使身处夷狄，也要引荐他。

[5]搢(jìn)：插。绅：大带。搢绅：插笏于带间，古之仕宦者垂绅插笏，因称士大夫为搢绅，也作缙绅。志：记。其所志：指文畅师之诗作。

[6]柳君宗元为之请：指柳宗元请韩愈为文畅写文章送行。

[7]得所得：得到文畅所得的。累：累计，总共。

[8]笃：深，厚。至笃好：特别深的爱好。

[9]致：达到。致多如是：得到这么多。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1]，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2]，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扬之云称^[3]：“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4]。”吾取以为法焉。

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请于搢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5]。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6]。解其装，得所得叙诗累百余篇^[7]，非至笃好^[8]，其何能致多如是邪^[9]？

惜其无以圣人之道告之者^[10]，而徒举浮屠之说赠焉^[11]。夫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12]，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13]？彼见吾君臣父子之懿^[14]，文物事为之盛^[15]，其心有慕焉^[16]，拘其法而未能入^[17]，故乐闻其说而请之。如吾徒者，宜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18]，日月星辰之行^[19]，天地之所以著^[20]，鬼神之所以幽^[21]，人物之所以蕃^[22]，江河之所以流而语之，不当又为浮屠之说而渎告之也^[23]。

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然^[24]，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25]，亲亲而尊尊^[26]，生者养而死者藏^[27]，是故道莫大乎仁义^[28]，教莫正乎礼乐刑政^[29]。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30]，体安而气平^[31]。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书之于策^[33]，中

[10]惜：可惜。其：句中语气词。圣人之道：指儒家的孔、孟之道。

[11]徒举：白白地拿出。浮屠之说：指佛家理论，佛家话。这句意谓，毫无意义地拿佛家语赠文畅。

[12]自就其师：自己到他的师傅那里。

[13]谒：谒见、拜见。吾徒：我们这些儒门的士大夫，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命，故云。

[14]懿(yì)：美好。君臣父子之懿：即君臣父子之间伦理关系之和諧。

[15]文物：此指礼乐典章制度。事为：此指作事及行为，即儒者们的实际行动。盛：兴盛，兴旺。

[16]慕：仰慕、向往。

[17]拘：拘束，受限制。拘其法：受佛法所限。

[18]宜当：应当，应该。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指禹、汤、周文王及周武王。二帝三王之道：即指儒道。

[19]行：运行。

[20]著：显明。

[21]幽：昏暗，隐蔽。

[22]人物：人和各种生物。蕃：滋生，茂盛。

[23]渎：轻慢，亵渎，有不严肃，不尊重之意。

[24]固：本来。若：……然；像……那样。

[25]宫：宫室，房子。宫居：住到屋子里。粒食：以谷物为食。

[26]亲亲：亲其所应亲近的人。第一个“亲”是动词，第二个“亲”是名词。尊尊：尊敬其所应尊敬的人。第一个“尊”是动词，第二个“尊”是名词。《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这句意谓，懂得仁义道德。

[27]养：供养。藏：掩藏，此指埋葬。

[28]是故：因此。道：道理。

[29]教：政教，教化。正：直而不曲。礼：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乐：音乐。刑：刑罚。政：政治，政事。礼、乐、刑、政，为封建社会实现其政治教化之根本，故必以此正教化。

[30]措：置，施行。躬：自身。

[31]体安而气平：身体安好，志气平顺。

[32]以是：指上边所说的儒道。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

[33]策：简策。古时无纸，用狭长的竹片来

国之人世守之^[34]。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邪^[35]？夫鸟俯而啄，仰而四顾^[36]；夫兽深居而简出^[37]，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脱焉^[38]。弱之肉，彊之食^[39]。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40]，优游以生死^[41]，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42]？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为者，惑也；悦乎故而不能即乎新者^[43]，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实者，不信也^[44]。余既重柳请，又嘉浮屠能喜文辞^[45]，于是乎言。

书写，谓之简，合数简用线穿联起来为策。事少则书之于简，事多则书之于策。策：也作“册”、“”。

[34]中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称周围的我国其他地区为四方。世守之：世世代代固守孔孟儒道。

[35]孰为：谁这样做。孰传之：谁将儒家的道统传给他们呢！

[36]俯：低头。啄：啄食。仰：抬头。顾：看。四顾：四处张望。

[37]深居而简出：藏身于深密之处，很少出现。

[38]犹且：尚且。不脱：摆脱不了，免不了。

[39]弱之肉：弱者的肉。彊：同“强”。彊之食：强者的食物。弱者之肉是强者之食，即弱肉强食。

[40]安居：安定舒服地居住。暇：闲，空闲。暇食：安逸闲适地吃东西。

[41]优游：闲适自得。以：而。这句是说，从生到死，一生都闲适自得。

[42]宁可：哪能。所自：得来的原因。即指有了儒家道统，方可国泰民安。

[43]悦：喜欢。乎：于。即：就，接受。这句意谓，喜欢守旧而不接受新事物。

[44]告而不以实：不以真实情况相告。信：诚实，不欺。

[45]既重柳请：既重视柳宗元的请求。柳宗元请韩愈给文畅写点东西，柳又是韩的好友，故云。嘉：赞许。文辞：此指诗文而言。

集评

唐顺之曰：“开阖宛转，真如走盘之珠，此天地有数文字。通篇一直说，而前后照应在其中。”

梅曾亮曰：“公于生人立命之理，了然于心，故言无枝叶如此。”（均转引自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

茅坤曰：“高在命意，故迥出诸家，而阖辟顿挫，不失尺寸。”（《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

金圣叹曰：“昌黎一生辟浮屠，此又欲为浮屠作文字，最是不便措笔。看他一起得力，下便更不犯手。”（《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一）

储欣曰：“公排释老，序多出奇，此作独堂堂正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卷三）

“文畅喜文章，公就众人文章，横撇一语，引入己意，最是文字中斩关妙处。‘民之初生’以下，括《原道》一篇，看他缩得恁少，可悟文家伸缩之法。”（《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

林云铭曰：“是篇较《原道》尤为警策，皆从孟子好辩章‘无父无君’、‘率兽

食人’等语脱化出来，其有功世道之文也。”（《韩文起》卷五）

何焯曰：“横空而入，推排众说，又不觉为远于人情，非宋人所及。以浮屠之说读告浮屠，此即陈言也。公此文浅言之，亦务去陈言而已。此文会须味其忠厚诚，不是虚 之气。”（《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二）

沈德潜曰：“将众人投赠之文撇开，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约《原道》之旨成文，而语更道炼。如《原道》篇‘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云云，此约以‘弱之肉，强之食’六字，尤使人惊心动魄。未收束前文，一丝不走。”（《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论本》卷四）

蔡世远曰：“此篇小《原道》也。公凡送浮屠诗若文，必先斥其非，而示以正道，此公之兀岸不苟处。公于谈道之文，确有所见，与文士大别。然于穷理修身，谨确细密处，未能如程、朱之亲切说出也。”（《古文雅正》评论卷四）

过珙曰：“昌黎一生辟佛，然往往与浮图游，且为浮图作序，此最难落笔者。看其一起手两行，便为文畅出脱，便为自己留地；中间与墨谈儒处，语极光明正大，便是提撕警觉意。此是因文畅喜文章，而进之以圣人之道也。扫尽浮言，独伸己说，见地是最高，而结构亦密。”（《古文评注》评语卷六）

曾国藩曰：“辟佛者从治心与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韩公言：若无中国之圣人，则彼佛者亦如禽兽为物所害，莫能自脱。如此立说，彼教更从何处置喙。立言有本，故真气充溢，历久常新。”（《求阙斋读书录》卷八）

林纾曰：“《韩集》赠送之序，美不胜收。……其最难著笔者，则莫如《送浮屠文畅师序》及《送廖道士序》。僧、道二氏，昌黎平日攻之不遗余力，而临别忽加以赠言，此又何理？若当面抹杀，复何必施以文章？若降心相从，又不免自贬身份。试观《文畅序》中，至面斥浮屠为禽兽夷狄，而文畅爱之不以忤者，以关轴转换妙也。意谓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焉；唯得圣人之仁义礼乐刑政，而尧、舜、禹、汤又历历相传，所以免为禽兽。意且不遽说破。忽接入‘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邪？’浮屠既不得圣人所传，自然是个禽兽矣，岂非当面骂煞？而接处即由禽兽生义，用‘今吾与文畅’五个字提出，禽兽群众同等为人，此处是从禽兽中救出文畅矣。然又不肯引文畅为同等，仍斥文畅为不知圣人之仁义礼乐刑政，则文畅又岌岌邻于禽兽，词绝而意正。不知昌黎胸中蕴何智珠，有此绝大之神通。”（《春觉斋论文·流别论》）

“《送浮屠文畅师序》，直是当面指责佛教为夷狄禽兽。而文畅通文字，却不以为忤者，此昌黎文字遏抑蔽掩之妙也。文中看眼在一‘传’字。传者，传道也。圣人之道有传，而佛教亦未尝无传。然昌黎偏不以传字许也，言外似谓有所传之道，即是人；无所传之道，即是夷狄禽兽。命意如此，行文实不如此。……累擒累纵，一毫不肯放松。然后明出正告之意，仍不失儒者身分，令人百读不厌。”（《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章懋勋曰：“及至唐宪宗己亥十四年，请迎佛骨，韩愈切谏一表，虽不能以愈言而息，使后世亦知其非，吾儒之论著者，庶不至于和声附影，流于邪僻之说也。……篇中凡五段，总以浮屠能喜文章，语语警策，便引而归之于圣人之道，非后世角立门户者比。”（《古文析观解》卷三）

祭十二郎文

本文选自《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三。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韩愈时年三十六岁,在京师任职。韩愈有两个哥哥:韩会、韩介。韩会无子,以韩介的次子老成成为嗣子,老成就是十二郎。唐时口语,称年轻男子为郎子,年轻女子为娘子。郎,即郎子。韩愈三岁丧父,由韩会及郑氏抚养,所以韩愈和老成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二人感情深厚。后来,韩愈的大哥、大嫂、二哥以及二哥的长子百川都相继去世,只剩下韩愈和老成。韩愈又因长期宦游在外,叔侄异地分居。正当韩愈做了监察御史,官运开始好转,叔侄有希望一起生活之时,突然得到老成去世的噩耗,韩愈悲痛万分,写下了这篇凄楚动人的祭文。文章通过对以往生活的回忆,倾吐了自己对亡侄深沉真挚、无限哀痛的骨肉之情;通过对与亡侄多次离合过程的追叙和无限内疚、自责感情的抒发,表现了作者宦海浮沉的人生感慨。这是一篇祭文,但它形式特殊,不拘常格。不但在内容上突破了以称颂死者为主的惯例,而且形式上也完全突破了四言韵文和骈文的框框,用纯净的散文体自由抒写,洋洋千言,抒写尽致。叙事和抒情紧密结合,在那些值得怀恋、忧戚的往事追叙中,处处融进作者的深情,写得如泣如诉,真实感人,浓富生活气息。在抒情时,作者又采用直接抒发和反复抒发的手法,充分表达了自己痛不欲生的情状,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本文语言朴素自然,不事雕饰,情至笔随,字字句句皆从肺腑中自然流出,既无雕琢的痕迹,又无文造情之弊病。

年月日^[1],季父愈闻
汝丧之七日^[2],乃能衔哀
致诚^[3],使建中远具时羞之
奠^[4],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5],及长,
不省所怙^[6],惟兄嫂是依。
中年,兄殁南方^[7],吾与汝

注
释

[1]年月日:这里的具体年月日在拟稿时作了省略。《文苑英华》本作“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按,下文记有“六月十七”老成给韩愈写信的事,故此祭文绝无写于五月之可能,当是后人传抄之误。

[2]季父:最小的叔父。季:少,兄弟中最小者。兄弟排列依次称伯、仲、叔、季。

[3]衔哀致诚:含着悲哀的心情向死者表示诚挚悼念的心情。

[4]建中:韩愈家中的仆役。具:备办。时羞:应时的鲜美食品。奠:祭品。这句是说:我从远方让家人建中备办时鲜的食物作祭品。

[5]孤:幼年丧父曰孤。《孟子·梁惠王下》:“幼而无父曰孤。”

[6]省(xǐng):知道,记得。怙(hù):依靠。所怙:所依靠的人,即父亲。《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这句是说,我记不得父亲的情况了。

[7]“中年”二句:是说韩会中年时死在南方。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五月,韩会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唐时属岭南

俱幼，从嫂归葬河阳^[8]；既又与汝就食江南^[9]，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10]，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11]，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12]。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13]。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14]，汝来省吾，止一岁^[15]，请归取其孥^[16]。明年，丞相薨^[17]，吾去汴州，汝不果来^[18]。是年，吾佐戎徐州^[19]，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20]，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21]；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22]。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23]！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别离，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24]，以求斗斛之

道，治所在今广东省曲江县）刺史，不久即死于任所，时年四十二岁，故称中年。殁：死。

〔8〕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是韩愈祖坟所在地。

〔9〕就食江南：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中原地区战乱不已，韩愈全家移居宣州（今安徽省宣城），这里有韩氏的庄园。就食：谋生，找饭吃。韩愈《复志赋》：“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

〔10〕上有三兄：韩愈只有两个哥哥，似不应为“三兄”。一说，除韩会和韩介外，韩愈还有一个未及命名而夭折的哥哥，故说“上有三兄”，可供参考。

〔11〕两世一身：两代人都只剩下了一个。

〔12〕“吾年”二句：唐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离宣城赴京城长安求官。

〔13〕“又四年”三句：贞元十一年（795），韩愈由京城回河阳扫墓，正好碰上老成奉其母郑夫人的灵柩归葬，与韩愈相见。《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三有韩愈所写《祭郑夫人文》。

〔14〕董丞相：即董晋。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贞元十二年（796）七月。董晋以检校尚书佐仆射（y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宣武节度使。韩愈在他属下任汴州观察推官。

〔15〕止一岁：住了一年。

〔16〕请归取其孥：请求回去接家眷来汴州。孥：妻、子之统称。

〔17〕薨（hōng）：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死称“薨”，（见《新唐书·百官志》）贞元十五年（799）董晋死于汴州。

〔18〕“吾去”二句：董晋死后，汴州大乱，韩愈离开汴州，老成未能到汴州去。《新唐书·韩愈传》：“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不果来：结果未能来。

〔19〕佐戎：辅佐军事工作。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韩愈离汴州后，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部下任节度推官，武宁节度使府所在地在徐州。

〔20〕吾又罢去：贞元十六年（800）五月，张建封卒，韩愈又失去官职，离徐州赴洛阳。

〔21〕“吾念”三句：是说我想你跟我到东方来，来也是做客暂居，不是长久之计。东：指徐州，在其老家河阳之东。

〔22〕“图久”三句：是说从长久打算，不如回西方的老家，在那里把家安置好，然后接你来住。西：指河阳老家。

〔23〕孰谓：谁料到。遽：突然。

〔24〕旅食：寄食他乡。韩愈离徐州后，于贞元十七年（801）到长安选官，先任国子监四门博

禄^[25]；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26]，
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27]！

去年孟东野往^[28]，吾与汝书曰：
“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
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29]，皆康强而
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
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
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
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30]？其梦邪？其
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
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31]？
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
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
书^[32]，耿兰之报^[33]，何为而在吾侧也？呜
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
之纯明宜业其家者^[34]，不克蒙其泽矣！所谓
夭者诚难测^[35]，而神者诚难明矣^[36]！所谓
理者不可推^[37]，而寿者不可知矣^[38]！虽
然，吾自今年以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
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39]，
志气日益微^[40]，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
有知，其几何离^[41]？其无知，悲不几时，而
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

士，后于贞元十九年升任监察御史，故曰“旅食京师”。

[25]斗斛之禄：微少的俸禄。斛(hú)：十斗为一斛。

[26]万乘(shèng)：万辆战车，古时天子万乘，这里指皇帝。公相：国公宰相，这里指宰相一类的大官，唐代的宰相一般都封国公。这句是说：即使是让我做宰相。

[27]辍(chuò)：中途离开。就：上任。这句是说，我一天也不会离开你而去就任。

[28]孟东野：孟郊字东野，中唐著名诗人，韩愈的好友。贞元十八年(822)，孟郊出任溧阳(今江苏省溧阳县)尉，溧阳距宣城不远，故韩愈托孟郊带书信给老成。

[29]诸父：此指韩愈的叔父云卿、绅卿、少卿等。诸兄：指韩愈的哥哥韩会、韩介。

[30]其信然邪：难道真的是这样了吗？

[31]“信也”三句：是说假如真的如此，以我哥哥的美好德行，他的儿子会短命吗？像你这样资质纯正贤明的人，不能够蒙受先人的恩泽吗？盛德：大德，美好的德行。嗣：子孙后代，继承人。克：能。

[32]东野之书：老成去世后，孟郊从溧阳写信告诉了韩愈。

[33]耿兰：韩愈家中的仆人。老成死后，耿兰也有报丧的信给韩愈。

[34]宜业其家：应该继承其家业。业：用如动词，继承家业之意。

[35]夭者诚难测：天意实在难以揣测。

[36]神者诚难明：神机实在难以明白。

[37]理者不可推：天理不可推究。

[38]寿者不可知：人的寿命长短不可预先知道。

[39]毛血：此指人的体质。

[40]志气：此指人的精神、精力。

[41]“死而”二句，是说如果人死后还有知觉，那么我们分离的日子还会有多久呢？

始五岁^[42]，少者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43]，又可冀其成立邪^[44]？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45]，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46]？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47]，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48]。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49]。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50]，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51]。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52]，终葬汝于先人之兆^[53]，然后惟其所愿^[54]。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55]。敛不凭其棺^[56]，窆不临其穴^[57]，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58]，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59]，吾实为

[42]“汝之子”二句：是说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才五岁。汝之子：老成有二子，长曰湘，次曰滂。因韩滂已出嗣为百川之子，故此指韩湘。韩愈的儿子韩昶(chǎng)，贞元十五年(799)生。

[43]孩提：幼儿，俗话说小毛孩子。

[44]冀：希望。成立：成人立业，重振韩门。

[45]比(bì)：近来。软脚病：脚气病。

[46]殒其生：丧失了你的生命。

[47]东野之使者：孟郊得到噩耗后，派到宣州去的使者。

[48]妄称：信口胡说。应：应付。因孟郊给韩愈的信写错了丧期，所以韩愈在这里推测写错日子的原因。

[49]吊：慰问不幸者。

[50]终丧：守丧期满。按古制：父死，子应守丧三年。

[51]遂取以来：马上就把她们接来。

[52]吾力能改葬：将来如果我有力量给你迁葬。

[53]先人之兆：祖先的坟地。兆：坟地。这句是说，最终我将把你葬在河阳祖坟。

[54]然后惟其所愿：这样做了之后，才算了却了我的心愿。

[55]抚汝以尽哀：抚摸着你的遗体放声痛哭，来尽情表达我的哀伤。

[56]敛：同“殓”(liàn)，给遗体穿衣服放进棺材叫“殓棺”。这里是指自己不能亲自为老成人殓。

[57]窆(biǎn)：埋葬，将棺材放进墓穴。

[58]不孝不慈：对上不孝，对下不慈。这是韩愈的内疚、自责之词。

[59]“生而”二句：是说活着的时候，你未能和我形影不离地生活在一起，死后，你的灵魂也未能和我在梦中相见。

之,其又何尤^[60]!彼苍者天^[61],曷其有极^[62]!

自今以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63]!
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64],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65];长吾女与汝女^[66],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67],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68]!

[60]尤:怨恨,责怪。何尤:即怨恨谁。

[61]彼苍者天:即青色的天啊。亦即“苍天啊”。苍者:青色的。《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62]曷其有极:我的痛苦到哪儿才是尽头啊!曷:何。极:边际。即是说,我的悲痛是永无尽头的。

[63]无意于人世:无意再去争人世间的功名富贵了。

[64]伊、颍:指今河南省境内的伊水和颍水。这句是说,我应该在河南老家置买几顷田地过日子,即退出官场之意。

[65]幸其成:希望他们成人立业。

[66]长(zhǎng):抚养。

[67]穷:尽。终:止。这句是说,话有尽时,哀情无限。

[68]尚飨(xiǎng):请来享受祭品吧。

集评

费衎曰:“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纤徐不迫之态。”(《梁溪漫志》卷六《文字用语助》)

茅坤曰:“《祭十二郎文》通篇情意刺骨,无限凄切,祭文中千年绝调。”(《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评语卷十六)

郭正域曰:“《祭十二郎文》,满眼涕洟,无限伤神,情真语真。”(《韩文杜律·韩文》评语)

王雨谦曰:“韩昌黎《祭十二郎文》,至今乃有起而争霸者。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噫,吾无以言之矣。”(《琅嬛文集》卷六《祭外母刘太君文》评语)

金圣叹曰:“情辞痛恻,何必又说?须要看其通篇凡作无数文法,忽然烟波窄渺,忽然山径盘行。论情事,只是一直说话,却偏有如许多文法者。由其平日戛戛乎难,汨汨乎来,实自有其素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一)

储欣曰:“《祭十二郎文》口以痛哭为文章,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语,有放声长号。此文而外,惟柳河东《太夫人墓表》同其惨裂。”(《唐宋十大家全集录·韩昌黎全集录》卷四)

林云铭曰:“祭文中出于情至之语,以兹为最。盖以其一身承世代之单传,

可哀一；年少且强而早世，可哀二；子女俱幼，无以为自立计，可哀三；就死者论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韩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禄远离不能送终，可哀五；报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歿，可哀六。在祭者处此，更难为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俱以自己插入伴讲，始相依，继相离，琐琐叙出；复以己衰当死，少而强者不当死，作一疑一信波澜；然后以不知何病、不知何日，慨叹一番，未归罪于己，不当求禄远离，而以教嫁子女作结。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女，平平叙入。总见自生至死，无一体关情，悱恻无极，所以为绝世奇文。”（《韩文起》评语卷八）

何焯曰：“杜拾遗志其姑万年县君墓志曰：‘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公似用其例。”（《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三）

吴楚材 吴调侯曰：“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古文观止》评语卷八）

沈德潜曰：“直举胸臆，情至文生，祭文变体，亦是祭文绝调。”（《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六）

蔡世远曰：“酸痛惨挚，入于五内，彻于九霄。”（《古文雅正》评语卷四）

过珙曰：“想提笔作此文，定自夹哭夹写，乃是逐段连接语，不是一气贯注语。看其中幅，接连几个‘乎’字，一句作一顿，恻极后人，真有如此一番恍惚猜疑光景。又接连几个‘矣’字，一句作一顿，恻极后人，又其有如此一番捶胸顿足光景。写生前离合，是追述处，要哭；写死后惨切，是处置处，要哭。至今犹疑满纸血泪，不敢多读。”（《古文评注》评语卷六）

蔡铸曰：“前人读《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六）

余诚曰：“自始至终，处处俱以自己伴讲，写叔侄之关切，无一语不从至性中流出，几令人不能辨其是文，是哭，是墨，是血。而其波澜之纵横变化，结构之严紧浑成。亦属千古绝调。”

“文章要诀，无过真切二字，真切则确当而不可移易，自为千古不刊之作。试读此文，有一语不真切否？后学悟此，则文章一道思过半矣。至于脉络次第，细玩上下诸评语，自可瞭彻……”（《古文释义新编》卷七）

林纾曰：“至《祭十二郎文》，至病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饱述其哀，只用家常语，节节追维，皆足痛哭。……文中所谓‘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兄指韩会也。以下或叙事、或叙悲，错错杂杂，说来俱成文理。吾亦不能绳以文字之法，分为段落，但觉一片哀音，听之皆有节奏。”（《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

法》)

章懋勋曰：“妙在未段总收一笔，承上‘无意于世’，言痛自责己一番，然后把教、嫁子女作收，仍结到‘知’与‘不知’见得自生至死，无不一体关情，正所谓言有穷而情不终，真字句血泪，点滴成斑，令人抱至痛于千古矣。”（《古文析观解》卷三）

钱基博曰：“《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飙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韩愈志》）

郭预衡曰：“现在看来，《祭十二郎文》的行文艺术真是前此未有。这里且以第一段为例：‘年月日……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像这样的絮絮而谈，全篇皆是。写祭文而全以散体叙事出之，这在传统的格式中确属不伦不类的文字。但也正因如此，文笔才格外动人。大概因为韩愈和十二郎家人父子的感情特别淳厚，倘用寻常格式来写，不能充分表达这种情绪，所以历数生平，缠绵悱恻如此。这样的写法，不是常格，却也是‘相题而设施’，后人以为‘神龙万变’，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散文史》中）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本文选自《昌黎先生集》卷二十八，写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时韩愈年四十七，在京城作比部郎中。大理：即大理寺，掌握刑狱的官署，是当时中央机构的九寺之一。评事：官名，主管平决刑狱之事，属大理寺，隋炀帝时始设。试：试用，在正式任用之前先行试用。王君：即王适。这是韩愈给王适写的一篇墓志铭，全文通过对王适生平的叙写，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有才能、有理想，不同流俗、终生不得意的奇男子形象，这样一个才德之士竟为当世所不容。从他与当时志满意得诸公贵人的格格不入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统治集团内部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与世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韩愈作为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的代表，对王适的怀才不遇寄以深切的同情。这篇墓志铭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摆脱了墓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老套，选取王适一生中最有典型性的事件加以叙写和渲染，突出表现了“天下奇男子”王适“奇”的性格特征。全文选材典型，情节生动，尤其是末段写王适当年设计娶妻的轶事，写得有声有色，让人拍案叫绝。本文既不失墓志铭叙写传主生平的基本体例，又不拘于成法，新颖独到，具有浓厚的传奇小说色彩，是一篇难得的“奇”文，充分表现了韩愈为文的创造精神。

注释

〔1〕讳：隐讳。古人习惯，人死之后，书其名时，往往不直书，而在名字前加一“讳”字，以示尊敬。

〔2〕选举：本为选择举用贤能，古时又兼指选士举官而言。隋代以后，实行科举制度，礼部举士，吏部举官，故这里的“选举”即指科举考试。唐代科举制完善，一般士子多通过此途入仕。王适“不肯随人后选举”，即不愿随俗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取功名。

〔3〕可指取：即有路可走、可以取得的意思。这句是说，王适看到建立功业，有多条道路可走，即不一定去应科举考试。

〔4〕有：一本作“而”，应从“而”。名节：名位节操。戾(lie)：转，扭转。戾契：曲折倾斜之意。这句是说，名节可以通过曲折的方法(不直接参加科举)得到。

〔5〕无资地：没有资格，没有地位。

〔6〕干：求，此指干谒。

〔7〕借助声势：借助于诸公贵人们的声威权势，即凭借他们的力量。

〔8〕熟软：指花言巧语、谄媚逢迎。这句意谓，诸公贵人们都喜欢那些能花言巧语、媚态百出的人。

〔9〕生语：与上句“熟软”相对，即指生硬、不入

君讳适^{〔1〕}，姓王氏。好读书，
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选举^{〔2〕}。
见功业有道路可指取^{〔3〕}，有名节
可以戾契致^{〔4〕}，困于无资地^{〔5〕}，不
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6〕}，借助
声势^{〔7〕}。诸公贵人既志得，皆乐
熟软媚耳目者^{〔8〕}，不喜闻生语，一
见，辄戒门以绝^{〔9〕}。

上初即位^[10]，以四科募天下士^[11]。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12]，趋直言试^[13]。既至，对语惊人，不中第^[14]，益困。

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事可撼^[15]，乃门告曰^[16]：“天下奇男子王适，愿见将军白事^[17]”。一见语合意^[18]，往来门下。卢从史既节度昭义军^[19]，张甚，奴视法度士^[20]，欲闻无顾忌大语^[21]，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使钩致^[22]。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23]。”立谢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奏为其卫胄曹参军^[24]，充引驾仗判官^[25]，尽用其言。将军迁帅凤翔^[26]，君随往，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

耳之言。一见：只要和王适见过一面。辄：就。戒门以绝：告诫守门人，应拒绝为王适通报。即不再接见他。

[10]上：指唐宪宗李纯。即位：继位当皇帝。

[11]四科：指进士、明经等科之外特设的四个考试科目：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三、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四、军谋弘远堪任将帅科。募：招募。

[12]缘：沿。缘道歌吟：即一边走路一边吟咏。

[13]趋：向，归附，此指“应”，“参加”。直言试：即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四月，王适应此科考试。

[14]对语惊人：他的“对策”中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犯忌讳的话，让权贵们听了大为震惊。不中第：未被录取。

[15]金：金革。吾：御也。金吾：本指执金革(武器)以御敌，这里是指保护皇帝的卫队之一。李将军：指李惟简。喜事：好事。可撼：可以被劝说，被打动。

[16](jì)：轻步、小步行走。门：小步行走到李将军门上，形容谨慎小心的样子。不过，此举似与“奇男子”王适的性格不大相合。一本作“踏”。

[17]白：说。白事：说事情，谈问题。

[18]语合意：谈话合得来，即言谈投机。

[19]卢从史：少好骑射，游泽路间，节度使李长荣任其为督将，长荣卒，卢从史拜昭义军节度副大使。既得志，纵恣不道，目空一切，曾拒绝领兵讨贼，并上书求兼宰相。韩愈在《故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中写道：“从史为不法”，“益骄，有悖语”，“无悔改色”等。卢从史后被宪宗贬官并赐死。昭义军：即潞州，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县。节度昭义军：即作昭义军的节度使。

[20]张甚：非常张狂，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奴视：像看待奴仆一样地看待。法度士：讲法度的人。这句极言卢从史纵恣骄狂，目无法纪。

[21]欲闻无顾忌大语：是说卢从史想听听无所顾忌的大话。卢从史曾拒不服从宪宗命他领兵讨贼，而阴与叛将王承宗通，这里即指他图谋叛唐事。王适喜作惊人语及“生语”，故卢从史想听听他的惊人语。

[22]遣使：派遣使者。钩：诱致。《鬼谷子·飞钳》：“引钩钳之辞，飞而钳之。”注曰：“谓诱致真情……内惑而得其情曰钩。”钩与“致”同义。这里是说卢从史遣者想方设法要把王适骗来。

[23]狂子：猖狂之徒，此指卢从史。共事：本指协力共同干一件事，此指交往。王适之喜作惊人语及生语，是对当时窃踞高位而庸碌无能的“诸公贵人”的不满，是想帮皇帝治理好国家，而卢从史喜闻无忌大语，则是想背叛朝廷，动机完全不同，故王适斥之为“狂子”，断然拒绝与之交往。

[24]其卫：即李将军所在的金吾卫。胄曹参军：官名。大朝会时随驾出来，供给各种兵器等事。

[25]充：充当。引驾仗判官：官名，掌管皇帝出行时的仪仗等事。

[26]迁帅凤翔：即升为凤翔军统帅。凤翔：即唐时西京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

御史、观察判官^[27]。栴垢爬痒^[28]，民获苏醒^[29]。

居岁余，如有所不乐^[30]。一旦载妻子入阆乡南山不顾^[31]。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32]，吏部郎中张惟素^[33]，比部郎中韩愈^[34]，日发书问讯，顾不可强起，不即荐^[35]。明年九月，疾病，舆医京师^[36]，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37]。曾祖爽，洪州武宁令^[38]。祖微，右卫骑曹参军^[39]。父嵩，苏州昆山丞^[40]。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41]。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师^[42]，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43]：“吾以齟齬穷^[44]，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45]。”君曰：“吾求妇氏久矣^[46]，惟此翁可人意^[47]，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48]。”

[27]摄：代理。监察御史、观察判官：皆官职名。

[28]栴(zhì)：梳篦之总称，这里是清除之意。栴垢：清除污垢。爬痒：搔痒。栴垢爬痒：比喻除去对老百姓有害的弊政。

[29]苏醒：苏息，困顿之后得到休养生息。

[30]如有所不乐：好像心中有不快乐之事，此指王适与李将军有意见不合之处。

[31]阆(wén)乡：地名，今属河南省灵宝县。不顾：不回顾，即一去不返之意。

[32]中书舍人：官名，其职责是替皇帝草拟诏书。王涯：字广津，太原人，唐文宗时，官至司空。李训、郑注等谋诛宦官，事败，宦官仇士良等借机诛杀朝臣，王涯也受牵连被杀。独孤郁：字古风，洛阳人，唐代古文家独孤及之子，官至秘书少监。死后，韩愈为其撰墓志铭。

[33]吏部郎中：官名，其职务是办理选举事项。张惟素：宪宗元和年间曾任吏部侍郎，余事不详。

[34]比部郎中：官名，掌管诸州及军府会计事项，韩愈时任此职。

[35]顾不可强起：意谓看来不可勉强要他再出山从政。不即荐：(于是就)不再马上举荐他为官。

[36]疾病：重病。舆医京师：以车载之到京城去治病。

[37]长安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界中：县界之内。

[38]洪州：唐代之洪州都督府，即今江西省南昌市。这句是说，王适的曾祖父王爽，做过洪州武宁县的县令。

[39]右卫：即右卫率府，唐时为东宫武官之一。骑曹参军：官名，掌管杂畜簿账、牧养、供给马匹诸事。

[40]上谷：上谷郡，郡治在今河北省易县。处士：未仕之士人。侯氏处士高女：即处士侯高之女。

[41]苏州昆山丞：即苏州昆山县的县丞。

[42]方：比。自方：自比。阿衡：商代官名。《尚书·太甲上》：“惟嗣王不惠于阿衡。”疏曰：“伊尹，汤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此官相当于后世之宰相。太师：官名，三公之一，周武王时，吕望(姜太公)曾任此官。这句是说，侯高以伊尹、吕望自比。

[43]惩：告诫。

[44]齟齬(jǔ yǔ)：牙齿参差不齐，这里比喻与别人相抵触，意见不相合。

[45]凡子：凡夫俗子，此指普通人。

[46]妇氏：此指夫人，爱人。

[47]此翁：指侯高。可：合适。可人意：合人意，使人感到满意。

[48]不可以失：不可失去机会。